

用一首“歌”打开孩子的心扉

——小王老师和她的“花儿”们

□全媒体记者:郑安杰 朱丽雨



新学期刚开始,小王老师的课堂就热闹起来了,“咿咿呀呀”声此起彼伏,初听的人总觉得这调子有点“不着调”,既不是常听的儿童歌曲,也不是常唱的流行旋律。可每到这个时候,站在讲台上的小王老师,总会笑着朝孩子们点头:“没事,大胆点。”

讲台下的孩子们都知道,小王老师的这节音乐课,有点不一样,那旋律会悄悄走进心里,小王老师也有点不一样,她教唱的歌曲还带着点全椒乡音,特别亲切。

大家口中的小王老师叫王艳,是一名93年出生的音乐老师,也是全椒民歌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田园到校园,她把全椒民歌带进课堂,把乡音播种在“花儿”的心田上,让这首在滁河边传唱了数百年的老调子,唱出了新气象。唱着唱着,王艳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段人生旋律,这旋律上,还有动听的童声和声……



▲王艳将载歌载舞的全椒民歌引入音乐课堂。

“歌”里藏着乡音

全椒民歌历史悠久,充满着乡土气息,这是王艳对这项非遗的第一印象。

打小就听着全椒民歌长大,王艳在妈妈、姨妈和舅舅他们那听着老一辈的歌唱经历,“也就是五六岁刚有记忆的时候,每到逢年过节,看见家里人在排练全椒民歌和非遗花灯,我也会跟在后面咿咿呀呀地学唱。”王艳提起

自己的学唱经历,离不开家庭氛围的熏陶。

不知不觉中,王艳开始跟着家里的长辈学习全椒民歌,“早期没有正式的乐谱,全靠长辈们口传心授。”讲起早年的学习经历,王艳说也不全是乐趣,还有不少早已化作回忆的步步努力。

以前想听歌,就得在长辈们田间劳作、逢



▲与孩子们一起登上舞台表演。

年过节、农闲聚会的间隙才得以听见,小小年纪的王艳只能插空听着、记着,“长辈唱起山歌、劳动号子时,我就在旁边跟着模仿,一句句记调子、记歌词。”

因为许多老歌没有歌词这些书面留存,她就拿本子手写记录听到的词句,“一开始山歌转调、气息都很难把握,我就反复哼唱练习,遇到记不准的段落,就主动找家里老一辈请教。”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王艳把老民歌学扎实了。

渐渐地,学唱全椒民歌,成了王艳刻在骨子里的自觉与热爱,也为她的生活点亮了一条非遗传承的长路。孩童时光里,那熟悉的旋律给了王艳很大的慰藉,“一开始就觉得歌词有意思,后来越来越喜欢,因为我觉得演唱全椒民歌有家乡的味道,有亲人的气息。”王艳回忆起长辈们干活、闲聊时随口唱起的本地民歌,觉得那在家乡土地里长出的曲调,把她原本平淡的童年日子,填得满是鲜活的乐趣。



▲王艳教孩子们全椒民歌的唱腔和身法手势。

“曲”中自有真意

2015年大学毕业后,王艳带着对音乐和教育事业的热爱,成了一名音乐老师,走进了全椒的一所村级小学。

在那段乡村时光里,山坡上吹起的风,瓦檐下落下的雨,田园里的山明水秀,还有那热闹的劳动场景,总让她想起熟悉的民歌曲调。看着朴实的乡村小娃们,她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曲中真意”。

“就那么唱开了,我很愿意和孩子们相处,当时那样的环境,觉得特别适合教孩子们唱民歌,唱我们自己的民歌”,王艳说道。王艳第一次把全椒民歌正式引入课堂,让原本羞涩的孩子们,在歌曲的滋润下,渐渐敞开心扉,变得欢腾热闹。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我刚给孩子们介绍全椒民歌,孩子们就很喜欢。”王艳回忆起当时在村小工作时的情况,满是感动:“同学们看到我到来都非常开心,下课还会把我送进办公室,有次我上楼的时候,很多小脑袋就这样盯着我,有的学生会跑来拥抱我,现在回想起来太可爱,太纯真了!”

王艳常常带着孩子们一起练声,在课堂上

穿插故事、小游戏、肢体表演,鼓励孩子们大胆开口,大方表演,“孩子们会冒出很多对歌曲的新奇想法,我觉得挺有趣的。”

王艳记得当时孩子们特别喜欢喜欢全椒民歌里的那首《采茶曲》,《采茶曲》主要描绘的就是家乡的美景和丰收,那扑面而来的皖东风光,那熟悉的生活场景,让孩子们学得趣味十足。

王艳常常带着孩子们模仿采茶动作,一边唱一边跳,课堂氛围很是热闹。“放学的路上、课间、回家后,听说孩子们还会唱呢,有的回家还会和家里的长辈分享。”说起这些,王艳都会想起自己的小时候,那样的快乐很熟悉。

那个时候,王艳看到全椒县城的孩子们在很大的舞台上表演,心里就在琢磨:“要是可以把村小的孩子带到很大的舞台上表演,该有多好。”之后她和孩子们的《采茶曲》真的登上了舞台,参加了全椒的民歌大赛、走进了全椒春晚,还去了滁州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展演,“很激动啊,心里想,我们的孩子也可以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表演。”

“唱”出一方天地

在王艳看来,孩子们可以有更大的舞台,全椒民歌也可以有更大的舞台,她的想法并不满足于校园,她要带着孩子们走向更多更大的舞台,去展示,“当然,这也会让全椒民歌唱得更响亮”。她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读懂民歌背后家乡的文化。

2018年,因为工作的调动,王艳去了县城工作,到了新的环境里,她依旧围着孩子们转,组建了校园民歌社团,带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学民歌、唱民歌、演民歌。在民歌里学文化、学生活。

用心的浇灌,终于开出了灿烂的花”,现在她所在的学校已经被评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椒民歌的传承基地。很多孩子从完全不了解全椒民歌,到知道全椒民歌的创作背景,再到可以完整演唱多首传统曲目,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主动关注家乡的非遗。王艳介绍,全椒民歌素有东厢、西厢之分,体裁形态十分丰富:既有高亢嘹亮的山歌、秧歌,也有铿锵有力的田歌与劳动号子,更有清新优美的民间小调。数百年来,全椒当地民众以最质朴的口头传唱方式,创作并保留着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鲜活旋律。从明代全椒县志里记载的“花村晚渡听渔歌”,到清代薛时雨笔下“与郎联步唱秧歌”的生动场景,这片土地上的歌声,从来没有真正断过。

在她带进课堂的众多曲目里,《四句猜》这首民歌以互猜谜语的对唱形式,还原了旧时田间劳作时,姐妹、青年男女或一群乡民聚在田埂边,你问我答、以歌逗趣的热闹场景;《风摆

柳》用婉转的旋律铺展开阡田边的劳动景致,唱的是农人在田垄间劳作时的舒展与惬意;《荷花灯》则是一位农妇和七个女儿与荷花比美的趣味叙事,把乡土生活里的鲜活想象揉进了曲调里。“这些歌里充满着皖东的泥土气息,是代代传下来的乡土文化载体。”王艳说。

“过去家族传承局限于家庭内部,范围小、有局限。现在校园传承,就是抓住青少年群体,把非遗的种子种在孩子心里。但仅仅依靠校园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做好社会传承。”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喜爱全椒民歌。这是王艳认为的自己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责任。

目前,她不仅要带着孩子们去住更多、更大的舞台,还计划深耕校园课堂,完善教学素材,整理改编更多适合中小学生演唱的全椒民歌,把课程体系打磨完善。同时,挖掘培养新生力量,重点留意热爱民歌、有天赋的孩子,希望能够培育出新的年轻传承苗子。另外,她还想着拓展社会传播,多多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演出,做好民歌普及,把全椒民歌推广出去,让这份本土非遗在社会上绽放出新的光彩。

一批又一批孩子从王艳的民歌社团里毕业离校,王艳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颗非遗的种子在娃娃们心里种下了,但她始终清楚的是,和孩子们守着老调子唱歌的快乐时光,那些被乡音浸润的“花儿”正向阳而生,茁壮成长。而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传唱中慢慢沉淀,伴随着悠扬的歌声,属于她的故事也在往远处生长……

滁 阳 景 深

在临淮关古渡

□作者:胡庆军

临淮关不是一座供人凭吊的遗址。它至今还在呼吸。

淮河行至凤阳,流速放缓,水面铺陈得极宽。对岸是五河的田地,此岸是临淮关的石堤。那道石堤有六百米长,由巨大的条石错缝砌成,像一根骨头,硬生生别在淮河柔軟的腰身上。石缝里嵌着时间,也嵌着淮河两岸最朴素的生存逻辑:水能覆舟,亦能煮粥。

临淮关的年纪,藏在石头里。考古队曾在这里挖出七百多件瓷器。不是什么宫廷珍宝,全是破碗、碎盏、缺了口的油灯。它们来自唐、宋、明、清,静静地躺在石堤下的淤泥里。这些碎片拼不出帝王将相的功业,却能拼出一个个具体的早晨:某个明朝的妇人,用青花碗盛了稀粥;某个清朝的脚夫,在渡口摔碎了一只酒壶。

石堤本身是万历年间修的。三百一十丈,这个数字被写进县志。但县志没写的是,修堤的工匠如何在条石上凿出卯榫,如何用石灰混着糯米汁灌缝。他们把生存的智慧砌进墙体,让这道堤坝在六百年的洪峰中始终没有倒下。如今,石堤的条石已被磨得温润如玉。那

是无数草鞋、布鞋、胶鞋在上面摩擦的结果。石面上有一道道深槽,那是缆绳勒出来的。几百年来,船工们把缆绳绕在石桩上,绳子在用力时深深吃进石头,像要把时间锯断。

临淮关有两个时间维度。一个是王朝的时间。春秋叫钟离,秦汉设县,隋唐称滁州,明朝设关收税。凤阳钞关曾是中央直管的税务机构,与正阳关并称淮河双壁。那时的临淮关,“舳舻千里,帆樯如林”。商船要在此停泊,缴纳船料银、货物税。户部派来的大使端坐榷关,算盘珠子拨动着帝国的财政神经。另一个是百姓的时间。这种时间不以年号计算,而以收成和汛期计算。

洪武六年的浮桥早已不在。那座由五十只船连成的“蜈蚣桥”,曾横跨淮河,桥两端各有一只石鸡镇守。咸丰三年的战火焚毁了它,洪水冲散了它,如今只剩“浮桥烟锁”作为一个空洞的成语,列入凤阳八景。

但渡口还在。铁皮渡轮代替了乌篷船,柴油机代替了帆桨。每天清晨,渡轮准时突突响起,把赶集的菜农、上学的孩子、走亲戚的老人,从这岸送到彼岸。这种渡,无关宏旨,只关

乎生活。它不载入史册,只刻在每一个渡河人的鞋底。

古人在渡口思考认识论,今人在渡口计算油价和菜价。这并不矛盾。当你站在临淮关的石堤上,看着浑浊的淮河水滚滚东流,你会明白:无论是哲学家还是船工,面对的都是同一条不可捉摸的河流。

临淮关的衰落,源于水运的式微,也源于铁路的改道。当国家的交通大动脉不再经过这里,繁华便随之转移。但留在镇子里的老人,依然按时起居,种菜、捕鱼、喝茶。他们的日子,像淮河的水,看似缓慢,实则从未停滞。

淮河教会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一种辩证的活法。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淮河,就没有临淮关的稻米、鱼虾和航运。但水也是毁灭者。历史上,淮河泛滥的频率令人咋舌。每一次大水,都意味着房屋倒塌、田地被淹、生计无着。凤阳人对此有着惊人的耐受力,他们在石堤上刻下水位线,在老屋的墙上留下水渍,然后在洪水退去后,擦干泥巴,重新开始耕种。这种韧性,比任何宏伟的建筑都更坚固。



它体现在那道六百米长的石堤上,体现在那些磨圆的条石上,也体现在每一个清晨照常升起炊烟里。

现在的临淮关,是一个被时光遗忘又眷顾的地方。高铁从旁边呼啸而过,却不在那里设站。高速公路在头顶飞翔,却把小镇甩在了桥下。这种边缘化,反而保护了它原有的肌理。古渡口不再繁忙,但依然运转。它不再承

担“九省通衢”的重任,只负责连接两岸的日常。船夫们依然在摆渡,他们不懂什么历史兴衰,只知道今天的风向,知道哪块礁石在水下,知道什么时候该收船避风。

临淮关的伟大,不在于它曾经多么繁华,而在于它历经无数次毁灭后,依然活着,像一个被岁月吹拂了三千年的老人,坚硬、温润,且沉默。